

在北京遇见同乡宁凡老师

方其军

春夏嬗递时节，姚剧《浪漫村庄》赴首都演出，我随演出团前往。在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的观众席，我挑选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区域坐下，静等好戏开场。陆续有观众落座，我近旁来了一位面容清秀的老太太，我微笑点头示意。老太太和蔼地问：“你是剧团来的吗？”我答：“对，我是随剧团来的。”老太太又问：“余姚人？”我说：“是的。”老太太说：“我也是余姚人。”呀——我十分惊讶，在这里遇到余姚同乡老太太，难得啊。这回，轮到我问了：“您是军人？”老太太答：“在解放初期，当过随军记者。”我问：“那您是从哪里离退休的？”老太太说：“新华社。”我问：“新华社总部？”老太太说：“对。”我瞬间觉得“高大上”了。

我问：“您是余姚哪里人？”老太太说：“长河。”我说：“哦，1954年时划到慈溪了。”老太太说：“是啊。我离开那里的时候，还是余姚的。”我问：“在余姚，还有认识的人吗？”她说：“有，张肇良，你听说过吗？”张肇良在余姚宣传文化系统名气很大，属于传说中的“老革命”，我当然知道啊。有这样确凿的“线索”，我想，要了解眼前这位初次见面却因同乡之谊而分外亲切的老太太，就有了一定把握。于是，我请教老太太尊姓

大名，她说：“宁凡。”

回到余姚后，我一直记挂着在北京有那么一位同乡。10月下旬，我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我第一感觉——可能是宁凡老师打来的。一接听，果然。宁老师说：“我想寄一本书给你这个小老乡，可否将确切地址发我？”我自然满心欢喜。

隔几天，一个来自北京的快递到了。我细细地拆封，一本沉甸甸的书就捧在手上了。书的封面上印着火红的四个字，“如烟似火”。《如烟似火》由国防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1月出版，作者是张麟。我想，作者与宁老师的关系大概非同一般。果然，在彩色插页上，其中一幅合影的图注是“2001年张麟与夫人宁凡在美国华盛顿”。嗯，张麟先生是宁老师的丈夫。在作者简介上，我看到这样的文字：“张麟，山东枣庄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文书、干事、连队代理指导员；新华社第22支社前线记者、军《麓水报》总编、《星火燎原》编辑；军政大学办公室主任、政治学院宣传部部长等职……”可以想象，这是一位武能拿枪上战场、文可握笔著华章的英雄人物。

当我缓缓翻开书页，一章一节地细嚼慢咽，桩桩件件的事实印证了我的先前提想。张麟，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人物，在烽火岁月起步于微山湖畔的铁道游击队，跟随部队

南征北战，偶尔经受过战斗失利的惨痛，时常享受乘胜追击的喜悦，穿梭过枪林弹雨、沐浴过腥风血雨，实在了不得。同时，通过阅读，我吃惊地发现，著名作家、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作者张辛欣竟是他们的女儿。张辛欣与张浩、张抗抗齐名，被称为当代中国女作家中尤其关注女性题材的“三张”。张辛欣是余姚人宁凡的女儿，也可以说，张辛欣是余姚人的外甥女了。

读完这些，我立即向同事打听到张肇良先生的联系方式，表示想登门拜访。91岁高龄的张肇良先生接待了我，他说：“我与宁凡是读长河草帽业小学时的同学。”哦，草帽业小学，我马上查找这所学校的相关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一激灵。抗战期间，草帽业小学的进步氛围就十分浓厚，师生思想开明，有的上街开展救国宣传，有的组织出版《怒潮》《民众》《战斗》刊物，编写黑板报……正由此，张肇良等学生才会执着地走上革命道路。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1936年夏天，这所小学的校舍基建在长河章家路破土动工，适逢余姚城北侯青门城墙拆除，为节约资金，经余姚县参议员兼游山民众教育馆长、乡人卢维治争取，得到县长林泽同意，用大船运送城墙基石作为学校基石。如此，可以理解，无论长河如今被划属

何处，草帽业小学原始“基因”依然是余姚血统，连同在这里读过小学的一代代学生，都难以抹去余姚印记。

张肇良先生说：“在战争年代，我们革命同志时常会在长河的宁凡家里隐蔽和联络，我们信得过宁凡，她的思想同样进步。”解放之初，张肇良是宁波专署办公室秘书，宁凡参加宁波青年干校学习。当时，年纪轻轻的张麟已是新华社前线第22支社记者、部队《麓水报》采编室主任、副总编，随大军南下暂留宁波，报社需要人员，就从青年干校抽调，宁凡被择优录用，当了摄影记者，他们就那样认识了。此后，宁凡就随同丈夫也随同单位到了南京，到了北京。

在《如烟似火》的一个章节里，张麟先生引用了女儿张辛欣的一段话：“我的外婆家在长河。如今，它已划入慈溪，但我的母亲依老例认自己是余姚人，我便也认定外婆家在余姚。外婆早已不在了。外婆也没有了。只有长河水依旧流着。这里的水和人，对我这个北方方长的人来说，是陌生的，新鲜的。因为陌生和新鲜，也许会为它写点什么。但因为太陌生了，怕只是雾里看花。离开了，远远的，希望能看到外婆家的人写出自己的家乡。远远地等待着。”

宁凡老师，我一定会专程走一趟长河，寻访草帽业小学，寻访您年少时熟悉的气息和景致。

大漠

“大胡子”是位年轻理发师，轮廓分明的脸庞蓄着一蓬稠密的络腮胡子，一款眼下时尚的“奶奶灰”头发，一个酷酷的型男。在他那里理了六七年的发，但至今仍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不要紧。让我成为他忠实顾客的不仅仅是他的手艺，更因为他那句“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狂言。

认识“大胡子”，大约在七年前。市区一家知名品牌连锁理发店，一进店门，醒目位置挂着他的头衔——“总监”，估摸着是级别较高或技术较好的理发师了，服务的价格相比其他理发师要高得多。选得门去，听到店员尊称他为“8号老师”，一个惊诧——眼下理发店的师傅也称“老师”了！呵呵，我和结伴同去的女同学不由对了下眼，两人会心一笑。

那时的我，留一头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戴一副金属架眼镜，貌似文青。这一形象固守多年，不曾改变，屡遭周围朋友吐槽，说是墨守成规。那天，也不知哪根神经松动，果断决定改变自己，“让你们好看！”大有英勇就义、壮士断腕的气概。嘴巴上豪言壮语，心里其实是忐忑的，生怕毁了形象，弄得不伦不类。坐上理发椅的瞬间，心一下放平了，反正把“头”都交出去了，还怕什么？

那时的“大胡子”，在理发行业打拼已有六七年，年岁未过而立，技艺却显老到。他先是用细细的骨梳梳理了一下湿漉漉的头发，然后一只手指分叉把我的头转了正，对着前面的镜子一番打量。“你是老师吧？”他问。“差不多，跟文字打交道。单位里人家都叫她老师的。”一旁的女同学嬉笑着打趣道。一番打量之后，“大胡子”一手拿起剪刀一手夹着木梳，咔咔咔，轻巧的剪刀在手上飞舞，乌亮的长发应声落下，接着一番细致的打理、吹梳，大半个小时光景，大功告成。戴上眼镜一瞧，镜子里的自己已被修理成另一个人——齐耳短发，清汤挂面，一丝不苟却又飘逸灵动，干净利落不失知性雅致。正合人意。“说实在，她这人追求完美，特别挑剔，要让她满意着实不易。”一旁的女同学竭力掺和着。我问“大胡子”，为何不事先跟人商量，自作主张。他的回答轻描淡写：剪头发，只需掌握三个原则，一看职业，二看衣着，

三看脸型。如此就八九不离十了。但要作品好，还得“素材硬”。哈，敢情我成了他的创作素材了。

再次找到“大胡子”时，他的身份已是另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凭着一技之长，他选择单干，在一个新建的小区门口自立门户，在他“失踪”的那段时间里，几次找别的理发师修剪，总找不到那种感觉。好不容易联系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吧“社会反响”跟他反馈——自从剪了个短发，众人都说不错，且没过多久，单位里一下冒出几个类似的发型来，心里美滋滋暗一番得意。没想到的是，他竟来了一句“这不稀奇”，“没听说过‘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句话吗？经典的作品就是那样。你放心，你就是最好的！”好狂妄的家伙！赞美你的同时狠狠地把自己夸了。从此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似乎是哪家跨国公司的广告词，这句话从一位理发师嘴里吐出来，觉得挺新奇，至少说明他足够自信，有理想追求，有一股不甘落后、积极进取、努力成为行业佼佼者的精气神！从此，我又

成了“大胡子”的忠实顾客，尽管他的价格比市面上高出许多，尽管每次理发我要从北到南穿越整个市区，尽管有时候兴冲冲赶去却扑了个空……这些年我们彼此似乎已经产生一种默契，你不用说什么，他会根据季节变化，根据你的衣着风格设计发型，并不时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一些变化，让你有种小小惊喜。

事实上，“大胡子”也一直践行着他的那句狂言。几天前，我打个电话前去预约，不料电话那头称“我在上海”。原来他跑到上海去参观2018中国技能大赛全国美容美发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了。为便于联系，近日我加了他的微信，偶然发现，他的微信头像签名竟是“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个初中毕业尚未完成的汉中原平小伙子，背井离乡南下闯荡，经过十几年打拼，现在不仅在宁波站稳了脚跟，还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有车有房生活滋润，小本事业风生水起。凭什么？也许我们能从他那句“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狂言里找到答案。

大胡子理发师



原野秋色

白榕 摄

□诗歌

宁波帮吟章

周惠定

搏浪宁波帮
商海沉浮若等闲，
潮头浪起翔群鸟，
云开霞起翔群鸟，
抖落风尘再克艰！

兴脉宁波帮

四明文脉五洲闻，
流布千载展异芬，
百载名帮砥砺，
传承薪火建奇勋！

赤子宁波帮

兴邦夙愿历晨昏，
血脉长连故土根，
襄助豪行慷慨义，
掀髯高向沐朝曦。

怀乡宁波帮

远域飘零多事秋，
长怀家国总回眸，
一朝宏业峰途转，
谋福乡邻忙不休。

高情宁波帮

效国初心仰子卿，
伟人相召即欣行，
故园布泽芳华发，
千古齐追高洁情。

至善宁波帮

源深泽润故园春，
学苑医楼焕新，
厚德流光昭大爱，
九州遍地涌才人。

深秋月湖

邓想轩

丽日和风，玉宇澄明。深秋时节漫步月湖，园林机巧之美、黛墙古居之美、书院宁静之美、生命力量之美、天地轮回之美，体之愈久，悟之愈深。

月湖的水是有性情的，热闹的夏天过后，浮游青萍都已消失无影，朔风南渐凉意生，湖水清澈透明，一方难得的宁静中，隐却了柔美的温情，湖光透过枝梢，在人心底升腾起来的，只有一汪秋水寒。修剪过的草坪，绿色尽褪，鹅黄的一大片一大片，像地毯一样平整，矮树、灌木，仿佛地毯上的一束束绣花。

深秋的月湖，到处弥漫着桂花的清香。物质的感官，迷茫的遐思，幽远而浓烈，朦胧而清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月湖，满园芬芳是桂花。古诗说是菊花吧，但瞧瞧这桂花的阵仗气势，东篱之角的菊花怎么还值得一提呢？紫藤萦绕的露亭一角，像伸出来的拳头，与略高于亭子的古松相对，飞檐斗角，古松躲闪着亭角，向外倾斜，几杆松枝像手臂一样向外甩开，错落伸展，白鹤亮翅，狮子回头，随时准备反击，俨然道劲阳刚的侠客斗士。

青石板小道，鹅卵石镶边，沿着湖边，隔三岔五是大大小小高低低的赭石，可坐可赏。一处大石旁，流连忘返的，是东方星最爱的秋海棠。春去秋来已三度，脚下几多过往，问君可无恙？仿佛故人老友，年年岁岁，时时要泛起想念。一年四季，唯有此时，秋海棠烁烁生光，美得成熟，美得精致，唯善唯美，心生喜悦！整个月湖，这样的海棠只在南片有两棵，一棵掩映在了

树丛之中。唯有这棵，生在湖边、石边、小路旁，春秋两季，独享月湖无边的风光。小孩子胳膊粗的、一人来高的老枝，倾斜着头向外展开，枝干盘旋旋转回望，节结处像中锋揉出的点画，一条条轻盈上挑的长枝，错落着一些短而俏皮的节梢，像笔锋点墨挑出的尖尖。曾几何时，春光烂漫，海棠花红一团、白一团，一大片，千万朵，俏佳人迎春怒放，海棠萌动的嫩叶，陪伴着，点缀其间，情怀初露！秋高气爽时节，一束束、沉甸甸、透亮发黄的，圆润丰满的，在放射伸展的海棠丝端的，是闪烁着迷人光泽的海棠的果；海棠的叶子已经发黄，大部分零落了，然而此时，疏朗俊俏，不少，更加显出精神，海棠之美，又一次美到了恰到好处之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杆飒飒飘扬的鲜艳艳的国旗，一拱流传着经久故事的石门，一顶角屋宇掩映着竹洲树影的书院，在一众月流芳的古建筑之中，是月湖人文鼎盛的灵魂所在。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笑脸，一串串三三两两欢快跃动的身影，一条浓荫蔽日的小路，这便是千年月湖的传承，吸三江之精华，聚四明之神韵。

华夏万里河山，天上人间，无处不胜境，然而甬上月湖，却是自成一格的好地方。初觉很美，渐而平淡，久居行走其间，如酒醇香。秋天的月湖，显山露水毫不掩饰，在隐入尘世之前，把成熟的风韵尽情绽放；秋天的月湖，酝酿了一年四季，唯有此时，才是饱尝醇香的时候；深秋的月湖，与诗情画意契合一气，含天地之象，映照玉宇乾坤。

乡愁

原野闪电

乡愁是故乡的山和水
山路弯弯，溪水潺潺
穿着开裆裤
放风筝捉蚂蚱

乡愁是故乡的小学校
稚音嫩嫩，书声琅琅，
系着红领巾
背诗词做早操

乡愁是故乡的大礼堂
人影憧憧，笑意盈盈
带着板凳儿
听走书看电影

乡愁是老家的黑烟
烟雾袅袅，浓浓淡淡
烧着干柴火
烤番薯煨年糕

乡愁是隔壁的堂叔叔
土音浓浓，忙忙碌碌
荷着一担重
插秧苗盖楼屋

享受这过程

宋知恩

你可曾画过水彩？人们讲，画水彩不容易，它比水粉更难，不能轻易抹去存在过的痕迹，讲究通透的美感。水彩是流淌在画纸上的生命，它不似水粉那样凝厚严实，一幅水彩就像一纯洁的孩子，你轻易就能看穿他，透过灵魂，穿过肉体。

不妨说，水彩的作画过程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每个人，一开始，都像是一张白纸。不经杂陈，不染污渍，却干净得空虚，明了得无奈。一张白纸是留给人去画上色彩、增添与众不同的韵味的。就像一个人，他生来就是为了创造不平凡，他的存在价值就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

再后来用毛笔沾了水，用吸饱了水的笔头涂抹画纸，留下水光莹莹的一层。这是为添色做铺垫。这样的水光，在阳光下点点发亮，就像是逐逐开启前的漫天繁星，又像是为旅人饯行时点燃的篝火。燃着

祝福、希望与期许。

最令人愉悦与投入的是着色的部分，轻轻用笔尖沾一点颜料，点在铺了水的画纸上。色彩花朵般绽放开来，顺着纸纹扩散，仿佛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但这又是静谧的一刻，就像是观赏昙花绽放时人们的屏息凝神，作画的与观画的都默默不语。把这缤纷用柔软的笔尖涂抹开去，与周边的色彩交融，诸如由芒果的油黄渐变到旭日的红，由盛夏芭蕉的绿浸润至冬季夜空的深蓝。是了，这也与人的一生是多么相像啊。那么五彩纷呈，精妙绝伦，如此的顺理成章，意趣盎然。观赏着笔尖的花儿绽放，这颜色交织错落成一幅完整的画，就好像襁褓中的婴儿揉揉眼睛，逐渐脱离了保护她的羽翼，站了起来，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如何独闯天涯一样，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彩色大道。

有趣的是人们对于水彩作品里的水痕情有独钟。它是要消失却没

有消失，它是在流动却并未流动，仿佛巫师的诡诈魔术，精灵的迷幻手段。人们常在自己的作品上“撒盐”，或用白颜料“敲白点”以点缀画作。何为撒盐呢？其实是在未干的画作撒上特制的盐晶，待到作品干透后，盐早已化开去，余下花儿般的“水渍”在纸上。“敲白点”则是用一支笔敲另一支上了白色颜料的笔的笔干，以使白点不规则地散落在画作上。这些举动或许令人费解，因为这些白点与水渍似乎是瑕疵，但是它们为画作增添了美。这一点也与人们的成长多么相似呀，人的一生要是没有挫折与磨难就不算完整，这与水彩是一样的道理吗？

但无论是作画或是做人，最重要的是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以及懂得享受这过程的觉悟。毕竟有什么样的创作不是在愉悦中进行的呢？哪怕是居里夫人与她的先生提炼镭，他们也认为这是难得的美妙的享受呀。